

## 秋日的聲音

王家祥

對於一年生的草本植物而言，秋天是全力盛裝正視死亡的美麗季節。秋天的雲最短暫，秋天的欲望最少，秋天最接近死亡，秋天是生命覺醒和改變的最佳季節；所以秋天一點也不憂鬱，秋天無歡亦無悲，清明爽朗。秋天的聲音細緻內斂，難以傾聽。

漢人曆法中九月是秋天的開端，正是西南海岸的平埔族釋放向魂的開向祭舉行之際；所謂向魂指的是大地上一切的魂靈。西拉雅人以月亮的陰晴圓缺謹記奉祀祖先阿立的儀式要月月遵行，永傳後世。西拉雅人以身體髮膚的感受和眼觀萬物遞嬗輪替來判斷節氣與四季的律動。因此安慰向魂的祭典舉行之際，雖已是漢人曆法中白露之後，霜降之前的秋分，在古稱倒風內海的西南海岸野原上仍是獵鹿人赤身裸體的夏季，暑氣依舊逼人。只有敏感的伊尼卜司（女巫）必細心注意節氣的變化，在早晨的露水漸漸增多轉寒之後，直到降霜於田野之前的那段陰晴圓缺，便是決定安慰向魂的時機了。記得將壺中鎮壓向魂的伊尼青葉（澤蘭）從向水裡拿開，釋放被禁閉整個春夏的魂靈們回到世間優游。

魂靈們在秋天群起回到世間優游的聲音我們聽不見，那是生命死亡後的声音。生命發生的聲音有些是聽不見卻看得見的，某些聲音可以在心中滋長，甚至變得很喧囂，耳畔卻沒有任何聲響；只有西拉雅的女巫聽得見向魂渴望秋天的聲音吧！相信魂靈們繼續在世間遊蕩的聲音從來不曾離去，西拉雅人於田野上響起的賽戲祭歌在秋天卻逐漸消失了！我們在臺灣古文獻上聽見的獵鹿人奔馳在疏林草原的聲音已成絕響！看見的秋日祭歌已經不在公廨廣場上回盪悠揚！

西拉雅人知道，秋日草野的氣息真正來臨是從霜降之後，粟米成熟的那個月圓之夜；在那一夜要舉行祖先阿立誕辰的狂歡夜祭；粟米總在夏天拼命成長，秋天收成。從夜祭之後便是真正的秋天了！那是漢人曆法小雪以後的十月十五日，草木開始枯黃蕭瑟，鹿群必須集體遷移南下，尋找尚未枯死的青草與耐寒的新葉，也是獵人們群集出動，在草野上圍獵鹿群的時節。

那是四百年前的秋天臺灣原野典型的聲音：鹿群踏動大地，獵人放火燎原。野火吞沒枯黃草木的猛暴巨響，已經驅趕驚惶奔走的鹿群從草原深處竄出，迎面撞上狂呼吶喊，手持標槍的獵人許多世代了；數百年前秋天原野上的生態一直維持如此生與死的平衡；草原靠大火重生，卸去枯死的屍體，待明年春雨後新生，鹿群需要新生的草原，而放火的獵人需要繁衍不斷的鹿群；直到漢人入侵將疏林草原開墾，這些聲音變得久遠而不再響起。

## 秋天的況味

林語堂

秋天的黃昏，一人獨坐在沙發上抽煙，看煙頭白灰之下露出紅光，微微透露出暖氣，心頭的情緒便跟著那藍煙繚繞而上，一樣的輕鬆，一樣的自由。不轉眼繚煙變成縷縷的細絲，慢慢不見了，而那霎時，心上的情緒也跟著消沉於大千世界，所以也不講那時的情緒，而只講那時的情緒的況味。待要再劃一根洋火，再點起那已點過三四次的雪茄，卻因白灰已積得太多，點不著，乃輕輕的一彈，煙灰靜悄悄的落在銅爐上，其靜寂如同我此時用毛筆寫在中紙上一樣，一點的聲息也沒有。於是再點起來，一口一口的吞雲吐露，香氣撲鼻，宛如偎紅倚翠溫香在抱情調。於是想到煙，想到這煙一股溫煦的熱氣，想到室中繚繞暗淡的煙霞，想到秋天的意味。這時才憶起，向來詩文上秋的含義，並不是這樣的，使人聯想的是蕭殺，是淒涼，是秋扇，是紅葉，是荒林，是萋草。然而秋確有另一意味，沒有春天的陽氣勃勃，也沒有夏天的炎烈迫人，也不像冬天之全入於枯槁凋零。我所愛的是秋林古氣磅礴氣象。有人以老氣橫秋罵人，可見是不懂得秋林古色之滋味。

在四時中，我於秋是有偏愛的，所以不妨說說。秋是代表成熟，對於春天之明媚嬌豔，夏日之茂密濃深，都是過來人，不足為奇了，所以其色淡，葉多黃，有古色蒼蘆之慨，不單以蔥翠爭榮了。這是我所謂秋天的意味。大概我所愛的不是晚秋，是初秋，那時暄氣初消，月正圓，蟹正肥，桂花皎潔，也未陷入凜冽蕭瑟氣態，這是最值得賞樂的。那時的溫和，如我煙上的紅灰，只是一股熏熟的溫香罷了。或如文人已排脫下筆驚人的格調，而漸趨純熟煉達，宏毅堅實，其文讀來有深長意味。這就是莊子所謂「正得秋而萬寶成」結實的意義。

在人生上最享樂的就是這一類的事。比如酒以醇以老為佳。煙也有和烈之辨。雪茄之佳者，遠勝於香煙，因其味較和。倘是燒得得法，慢慢的吸完一支，看那紅光炙發，有無窮的意味。鴉片吾不知，然看見人在煙燈上燒，聽那微微嗶剝的聲音，也覺得有一種詩意。大概凡是古老，純熟，熏黃，熟煉的事物，都使我得到同樣的愉快。如一隻熏黑的陶鍋在烘爐上用慢火燉豬肉時所發出的鍋中徐吟的聲調，是使我感到同觀人燒大煙一樣的興趣。或如一本用過二十年而尚未破爛的字典，或是一張用了半世的書桌，或如看見街上一塊薰黑了老氣橫秋的招牌，或是看見書法大家蒼勁雄深的筆跡，都令人有相同的快樂，人生世上如歲月之有四時，必須要經過這純熟時期，如女人發育健全遭遇安順的，亦必有一時徐娘半老的風韻，為二八佳人所絕不可及者。使我最佩服的是鄧肯的佳句：「世人只會吟詠春天與戀愛，真無道理。須知秋天的景色，更華麗，更恢奇，而秋天的快樂有萬倍的雄壯，驚奇，都麗。我真可憐那些婦女識見偏狹，使她們錯過愛之秋天的宏大的贈賜。」若鄧肯者，可謂識趣之人。

## 曾文溪畔話今昔

陳明雄

大地是萬物的母親，河流即是滋育的奶水。對曾文溪的依戀，除了人與鄉土的相互依存外，對於溪流兩岸的孩童而言，她不僅是童年歡樂的泉源，更是生命中的一部分。在電視機未普及之前，曾文溪提供了豐富多采的童年。

溫煦的陽光，灑在波光粼粼上，灑下了一地暖暖的金黃。赤足漫步在溪沙上，暖暖的感覺，直上心窩。放眼望去，翠浪翻舞，一片綠油油的草原，風吹動草野，成群的水鴨，山羊悠遊其間，牛兒更是三三兩兩，自在地漫步，岸邊的釣客，一竿在手，怡然自得其樂。

這是記憶中，曾文溪畔一年四季所呈現的風情畫。而在每個季節裡，她更以不同的風貌，表現多采多姿，滋養了兩岸的鄉親，豐富他們的生活。

在春耕時節，河床兩岸，遍植蘆筍、甘藷、花生與西瓜，泉甘土暖，早已使得這四項農產名聞遐邇。父母們忙著農事，孩子們則樂得栓牛啃草，撥開草叢，尋找鳥蛋。這裡水草豐美，有機物與豐沛的魚蝦，結合成良好的食物鏈，養育了無數的野鳥與棲息沼澤的動物。

自然環境提供了孩童們天然的樂園。釣青蛙、網魚蝦、找鳥蛋、捕鵪鶉、挖甘藷、控土窯。在砂壤中摸花生，成了孩子們最大的樂趣。

在夕陽西下時，常常可見群鳥歸巢，那振翅蔽天，萬鳥齊鳴的景象。或在新雨乍晴、彩虹高掛時，喜見滿天蜻蜓盤旋，溪面水波萬點，而這時白鷺也會以群臨之勢，鶴立在牛背上。不由得讓人想起杜甫的絕句：

「兩箇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鷺上青天，窗含西嶺千秋雪，門泊東吳萬里船。」

雨後的曾文溪、遠山含翠，溪水冷冷，鳥鳴蛙唱，白鷺成群，彩虹相映，銀絲紛飛，蜻蜓點水若魚船點點，破水而來。曾文溪的春景，宛如小家碧玉，不假脂粉，嫵媚天成。

嘉南平原的富麗與淳樸，在夏季的曾文溪畔，可以一覽無遺。放眼望去，河床上躺著一顆顆飽滿酣熟的西瓜，映著陽光一如碩大的翡翠寶石，渾圓晶亮，閃閃動人。打赤腳、戴斗笠的瓜農，或忙著採收，或挑水灌溉。那兩縷飄然而出的水花，輕撒在翠綠波動的瓜田上，與那恣意盛開的黃花，構成以藍天白雲，碧水綠地、黃花綠葉與流水清泉為經，以歡聲笑語，汗水勞力為緯，交織而成的天然動畫。而在黃花綠葉之上，正洋溢著豐收的歡愉；在藤蔓交錯之間，更有著瓜瓞綿綿，生生不息的喜悅。